

書評

老師的謊言 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James W. Loewen 著，陳雅雲 譯
紅桌文化，2015，464 頁
ISBN 978-9-868-78099-6

翁稷安

壹、前言

美國知名社會學、歷史學家 James W. Loewen 討論美國高中歷史教育的經典著作《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終於於 2015 年出版了繁體的中譯。該書以十數種不同的美國高中歷史教科書為對象進行比較，指出美國高中歷史教育的盲點，以及背後所顯示的錯誤價值。本書首次出版於 1995 年，於 2007 年改訂再版，兩個版本的差別除了評比教科書的數目增添，另外也加入了諸如九一一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等新近事件。雖然本書有著聳動的書名，卻絕不同於現下世面常見的、以指出歷史教科書內容不足或偏差的讀物。本書當然多少包含了這部分，但作為一社會學者並曾親自參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在講述被歷

史教育所掩蓋的歷史事實外，作者無疑想傳達更多。

貳、內容評述

如同在緒論開宗明義地表明，歷史教科書之所以無法吸引學生興趣，其中一項關鍵因素，在於細節的充斥：

史實無人記得，因為它們只是一條接一條的紀錄而已。教科書作者通常傾向於讓讀者見樹、見枝，卻忽略了要讓他們見到值得記憶的『林』。教科書扼殺了意義，因為它們掩蓋了因果關係。學生讀完歷史教科書後，無法連貫地思考社會生活。(頁 11)

可以見得作者寫作本書的宗旨，絕非提供更多的「樹」，更多細瑣零碎的史實或資料，或著立異鳴高的秘辛與翻案。

本書所關注的，是從結構式的大角度去思索，教科書書寫偏差的原因，以及為何無法吸引學生的興趣。是以，本書雖然成書距今已有 20 年的時間，書中案例亦皆針對美國高中歷史教育的個案而發，卻能不受時空所限制，尤其在今日臺灣的歷史教育三不五時成爲爭議焦點的情境下閱讀，猶能產生振聾發聵之效，提供我們從歷史學或歷史教育自身出發的反省角度。

本書包含緒論及後記在內，各分成十五個意節。緒論一章點出問題之所在，多數人都了解歷史的重要，記載著我們走到今日的歷程，人們也對以歷史爲素材的相關創作深感興趣，另一方面，歷史一科又成爲美國高中生心中「最不相干」、「無聊」的科目。形成這樣的矛盾，關鍵原因便在於歷史教科書。龐雜厚重、務求不遺漏任何細節的教科書，原本即讓學生心生畏懼，內容敘述又多無新意，刻意將衝突或懸而未決的史實排除，務求提供歷史解釋的標準答案，並隱藏著灌輸愛國主義的企圖於其中。這些問題不僅造成了在教學實務上的困擾，同時也令學生遠離了歷史的本質：「歷史是以證據與理性進行的激烈辯論，教科書卻讓學

生以為歷史是必須學習的事實」(頁 12)。接著本書以課題式的方式，以美國歷史實際發生的人事物為對象，對照各版本教科書的編寫，指出教科書所存在的缺陷。

首先以海倫·凱勒(Helen Keller)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兩人為例，說明歷史教科書中企圖創造英雄的運作。為了塑造出這兩人完美的英雄形象，結果就是只截取其生涯中某些片段，刻意忽略了他們生涯中爭議的事蹟。教科書對歷史人物的英雄化，即等同於對歷史人物理解的片面化，形成作者所形容的「迪士尼版」的歷史理解，學生無法理解歷史人物是多面向、亦有缺限的「凡人」，便無法對歷史做出適切的理解，甚至流於虛無的嘲諷。論及教科書敘述的英雄化，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這位美國歷史中「第一個英雄」，最具代表性，因為對他歌頌完全建築在錯誤之上，早在所謂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各式不同民族的探險者已然來到美洲，哥倫布會被特別關注，只是因為他象徵著歐洲，而對他的崇拜以及對其他人的忽略，可以串連起美洲與歐洲的連結，這也是哥倫布的英雄形象所欲傳達的價值。因此，哥倫布的「發現」被扭曲放大，他對美洲原住民的暴行也被教科書的編纂者掩埋。

這種歐洲中心的思想滿溢在教科書之中，譬如對感恩節的描述，伴隨「五月花號」而來的殖民者，被形容成一群計畫詳確、品行端正的虔誠信徒，並淡化了他們對原住民的侵占和爭執，以及對原住民群落引入傳染病等傷害。更重要的，感恩節其實源自於西印度群島的秋收傳統，強加意識型態於節日和歷史解釋中，成為了純淨的起源神話，學生無法從中習得正反的論證，反而於不自覺的情況下吸收錯誤的理念。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即為其中一項，多數教科書對原住民多沿用陳腔濫調，並給予落後、原始的形象，更不願觸及歐洲人對原住民漫長的奴役歷史。對原住民的貶抑，讓學生忽視了原住民對美國文化成形的各式影響，無論小至生活層面，大至美國的獨立及民主體制的形成，原住民

的「遺產」和貢獻都被有心略過。

教科書對原住民的歧視，背後涉及了更複雜、也更切身的黑白種族問題。教科書在此議題仍十分保守，刻意淡化了奴隸制度，僅就現象層次進行討論，不論深究種族主義形成的深層原因，若不涉及此，無法討論當解放黑奴之後那延續至今、根深蒂固的偏見。這還是針對已有共識的蓄奴制度，對南北戰後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種族隔離政策，則幾乎是輕描淡寫，不願讓學生正視美國種族關係所經歷的最低點時期；反而直接將結論推導至種族主義已然完結的童話結局，昧於現實，並可能不經意間強化了歧視。藉由對種族議題的討論，作者以激進的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和林肯（Abraham Lincoln）為例，說明有時教科書作者都避談自身所贊同的觀念，因為教科書將歷史限定在一定的軌道，但歷史發展充滿偶發性，正確的觀念和人物不見得會獲得理想的結局，為避免意識型態的矛盾，結果就是扭曲和窄化歷史事實，並特別淡化、抹去歷史中激進或有爭議的部分，維持教科書敘述的和諧。

除了種族議題，諸如涉及勞工的階級議題、對聯邦政府的反省，這些和學生生活世界切身相關，也因為同樣的邏輯而被歷史教科書淡化。教科書不處理勞工史，亦不去討論社會階層，只不斷的以近乎教條的詞句反覆申訴著中產階級在美國的勝利，完全忽視了在現實之中勞工階層的壓抑，以及中產階級的空洞化。之所以如此，在於教科書的編纂呈現的是菁英觀點，在由上而下的視野，社會的不平等是不容談論的秘論，美國本身在敘述中亦被英雄化，英雄是不能有缺點或弊端的。因此，對於聯邦政府的描繪，在作者看來充滿著「阿諛奉承」，譬如對外交政策的記載，只採用正面的介紹，那些對於中南美洲、非洲、中東地區的干預行為多數保持緘默。教科書不用包括政府所有的詭詐作為，但至少必須對一些重大的案例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檢討，而非一味替政府擦脂抹粉，試圖建立一個從不犯錯的政府形象，並忽略了各式社會運動在國家運作中所扮演的制衡角色，也讓像越戰這麼巨大的歷史事件，在教科書

中只剩下模糊、空洞的面貌。一旦「教科書選擇站到政府那一邊，就等於鼓勵學生得出批評與國民身分不相容的結論」，動機或許是愛國心，結局卻是對民主價值的傷害。

造成偏差的原因，對歷史解釋的觀點，即所謂的「史觀」占了很大的原因。作者提出了數個深具影響的觀點，諸如歐洲中心史觀，即從白人殖民者的角度去看待對美洲原住民的侵略，以及黑奴的買賣與壓迫，合理化了加害者的行爲，掩蓋了被害者的處境。又或者如英雄或偉人史觀，將教科書裡面的人物給予英雄或偉人式的書寫，只凸顯他們生命歷程的某些面向，成爲某種價值觀下的完人，忽略了人一生的複雜，產生片面化的詮釋。

教科書中新近歷史的消失則是另一大問題，經由作者的統計，1980年之後的歷史在教科書中只占極少的比例，作者認爲原因在於教科書的編纂者或歷史教師皆尙未有面對或教授新近歷史的勇氣。然而，不願去面對眼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進一步提出解釋或分析，等於將直接宣布了歷史和學生當下的現實無關，學生在歷史課之中學不到可以有理解當前世界的內容。對當下的忽視，顯示著單線的進步史觀，也就是視我們歷史爲落後到進步的過程，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相較於過去是最進步的階段，所以將當前的各種爭議予以抹去，以符合視歷史爲臻於完美的思考。這樣單線的脈絡，會淡化甚或無視各時期的不同聲音，只希望爲維持漂亮、簡單的前進軌跡，避開任何爭議。時間離當代愈近的史事，在教科書的記載反而愈簡略，隱惡揚善的企圖造成了新近歷史的消失。

本書花費大半的篇幅，討論各式對史實的教科書紀錄，所希望彰顯的即是上述各種詮釋觀點所造成的偏差；這些偏差帶來了反效果，不僅阻隔人們對過去的理解，也造成學生對歷史教育的興趣缺乏。然而，全書最核心與精闢之處，在於未將教科書內的盲點與偏差，究責於單一因素或個人。以美國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最容易引用的對象爲以上層菁英領導階級爲對象的批判理論，認爲教科書的書寫是要鞏固上流階層在美

國的統治地位。作者並不否認有如是不平等的格局和意圖存在，但僅歸因於此，是將歷史教育問題的複雜給簡化。經由作者細膩的抽絲剝繭，從美國各州的教科書審查機制、出版業者、教科書的編寫者、教師、家長、學生，每一個環節的需求與價值判斷，都一點一滴影響了教科書的最後呈現。倘若從更寬廣的角度，所有的人都是教科書「謊言」的共犯。大人們不願讓孩子面對爭議，寧可讓小孩保持無知，也不願讓他們接觸到「不安全」、「不適合」的內容，去挑戰權威，去懷疑大我的理想。作者引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真相的定義：「能使一個民族確定、清楚與強大之事實」，指出這或許是教科書在各方意向角力後，所期盼達成的結果。作者反駁姑且不論海德格這段話說於為希特勒效命之時，人們或許更該思索「民族」究竟為何，有些看似會造成分裂的主題，實際上反而會帶來融合，看似平順的論述，對史實單一面向的揀選或解釋，只是造成反效果。作者只能自嘲，幸好孩童夠聰明，早就對這樣平板乏味的歷史教科書失去學習的興趣，也就不會受到危害了。

換句話說，此書所謂的「謊言」，或許可視為某種「白色謊言」（white lie），是基於「教育目的」的善意謊言。然而，結果非但不見得能達到那些預想的目的，甚至也失去教育的可能，於歷史和受教者之間架起了高牆，年青學子覺得歷史這門學科乏味還是小事，更嚴重的是不再從過去來理解身處的現在，更遑論思考未來。作者指出真正的歷史教育，是要協助人們「如何問有關我們的社會及其歷史的問題，以及如何自己想出解答」。他建議在形式上加以改變，不是增厚，而是將主題減少，讓個別主題的爭議可以在教學過程得到舒展，使老師、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去思辨過去。教科書不再是代表正確的權威者，而是開啓討論的引路人，師生都必須學習用批判、懷疑的眼光去使用教科書，這樣才能真正開啓對歷史的討論，進而促成對歷史的思考。

參、結語

藉由作者廣博的蒐集與細緻的分析，凸顯了教科書問題的本質，教科書內容的好壞良窳，反映的是整體結構性的問題。此處所謂的結構是多層次的，由小至大，諸如教育體制、教科書的商業邏輯，乃至社會不同族群的偏見與敵視等，層層交疊，教科書只是這些不同結構交相互作用下的共業。因為問題的成因不是單一因素，所以任何以片面或獨斷式的姿態，宣稱能徹底解決或改變歷史教科書缺陷的言論，都難免失於天真。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一般人怎麼去看待歷史？期待怎麼樣的歷史教育？如果多數人觀念裡的歷史敘事是窄化的，歷史教育是灌輸的，那麼再怎麼改變都僅是治標而已。就像所有對體制或態度的改變，都只能在不斷的嘗試與失敗中，慢慢摸索；在這樣的過程，保持開放的態度，發展出對話的可能，至為重要。對話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須認清自己既有的立場，並在尊重他人的立場，才能以討論的方式達成共識，對結構進行檢討和改善。

歷史終究是一門與現實相涉的實用之學，過去不會重現，過去人們在面對各自處境的態度和方式，終能成爲我們今日的參照。更重要的，人是經由記憶而存在，沒有記憶或言沒有過去，就無所謂的生活；而歷史其實是就人類記憶的積累，每一次面向過去的追問，其實是在理解眼下步伐的邁開。對我們對於歷史了解愈深入，而且是具有批判和質問的理解，才能理解是在什麼樣的過去影響塑形成今日。如同在全書的最後，作者描述了歷史教育的願景：

成功的美國歷史課程能讓美國人了解關於美國的基本社會事實，以及塑造出這些事實的歷史過程。他們能找到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知道一些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的社會力量與意識形態力量。這樣的美國人已做好成爲公民的準備，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在社會上促成改變，也知道如何檢視歷史的斷言，並且會質疑社會原型的『真相』。他們可

以駁斥歷史無關緊要的說法，因為他們了解過去對現在、包括他們身處時代的影響方式。(頁 405)

這不只是對美國，甚至不僅是歷史教育，相當程度上，歷史這學門成立的意義與目標，不出於此。

他山之石，有自己的脈絡，不見得能直接挪用，臺灣歷史教育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無疑更爲巨大。然而，本書見樹進而見林，以歷史和歷史教育爲主體的檢討與思考，應該能給予關心此議題的國人，很重要的幫助與參照。